

中央周刊

第七卷第廿五期

張文伯主編

論資本主義

國防心理

批判「孔墨的批判」(丁)

讀「諸葛亮新論」後

關於隆中對策及其他

海外通訊
去國行(三)

珍貴的友情

本刊第四屆暑期寫作獎金徵文辦法

- 一、本屆徵文題分兩類：一為「我理想中的」：「我生平所最」：共為十五題如左：
 - 一、我理想中的新世界
 - 二、我理想中的新中國
 - 三、我理想中的新社會
 - 四、我理想中的新政治
 - 五、我理想中的新經濟
 - 六、我理想中的新文化
 - 七、我理想中的新大衆
 - 八、我理想中的新中學
 - 九、我理想中的新家庭
 - 十、我理想中的新事業
 - 十一、我生平所最崇拜的人物
 - 十二、我生平所最敬愛的朋友
- 二、徵文須於本年八月月底前寄交本報社，註明略歷地址，並留印鑑。
- 三、錄取名額不限，每名送一千五百元之獎金。如有特別佳作，獎金酌予增加。錄取名單，於本年十月中在本報公佈。如有遺漏，可隨時向本報社查詢。
- 四、錄取徵文，擇要於本刊發表。如有必要時得隨時轉載。

社教學院附中

建人

蔣君章

張勉

陸復初

蔡樂生

鄧學謙

論資本主義

鄭學稼

「資本主義」，在生產落後的中國，已成為受人們憎惡，咒罵和懼怕的名詞。憎惡者，咒罵者，懼怕者對這名詞的理解，就其目前表現於著作界的情況看來，比「封建社會」一語的認識，較為明白；但對於「資本主義」的完備定義，他的發生史，他的功罪，他對落後中國的作用，有透徹理解者，似乎還不多。

「資本主義」，是英文 (Capitalism) 與德文 (Kapitalismus) 的譯語。牠的定義，最簡明的，要算馬克思主義者的見解。依他們的意見——自然是許多事實的綜合，資本主義有三個根本的特徵，即：第一，商品的生產；第二，生產工具為少數人所獨佔；第三，工錢勞動，或勞動力的商品化。由那三個根本特徵，所謂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的：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生產者，並非為滿足自己消費而生產，而是為利潤，為出賣而生產。這種生產物，叫做商品。生產商品，所需的工廠、地皮、礦山、原料、燃料和設備等，叫做生產工具。但這些為少數人所獨佔，並被用於達到營利目的時，却具有一種社會性，即變為資本。同時，獨佔者也另稱為資本家。資本家將他的資本投於生產，還須一個不能缺少的因素，即勞動者的氣力或技能，牠們稱為勞動者。資本家取得勞動者所添置生產工具一樣，要經過市場。在市場上的勞動者，因之變為商品。這種特殊商品——勞動者，可為資本家，生產超過成本的價值，他叫做剩餘價值。資本家集積剩餘價值，並將剩餘價值，擴大生產的規模，於是愈加

富裕；而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為着所得的工錢，只夠勞動者，(包括後一代)的再生產，愈加窮困。同時，資本的積累，容易引起技術的發明。技術發明，必然排斥勞動者，於是，有失業的現象。窮困與失業，是資本主義的兩大禍根，又是社會革命的動力。依馬克思主義者的診斷，資本主義社會一定曾被那動力所推翻。

上面概括的說明，不過是所謂「根本特徵」的引述，牠自然不能包含全部馬克思主義，但就一定義而言，那確能使我們明白資本主義的輪廓。有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定義，是否完善呢？對牠有補充的必要呢？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的定義，是根據馬克思的學說。馬氏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成果，是不朽的傑作——「資本論」。那三本巨著，將資本主義加以解剖、分析，發現了構成那制度的三大根本特徵。可是，當我們理解他們時，應明白一點（這是外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忽視的。他們的忽視，由於他們是俄、德、英、法、美各國的公民。當他們說着，甚至強調着那些特徵時，他們的國家，是獨立的，甚至侵略的國家。）：馬克思研究的對象，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即英國。經過克倫威爾革命後的她，早成為歐洲的強國。她不僅有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歷史前提，而且靠着她，在世界每一角落建立殖民地，和擁有推銷工業品的市場。依一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說法，像英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應叫做「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因此

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定義的正確，是在於具有那三個根本特徵的國家為「民族國家」。在這裏，我們的思維，必然地會提出另一個新問題，那就是：「民族國家」的內容。

「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如斯莫拉 (Cunha) (Scholar) 從德意志具體經濟史的研究中，以爲人類經濟的發展，會經過四個階段，即：鄉村或「馬克」(Mark) 經濟，市鎮經濟，區域經濟，和民族國家(參閱拙譯氏著「重商制度及其歷史意義」)。這話說，得到英、法各國經濟史家的擁護。除「區域經濟」外，幾乎是大家經濟史的共有。一個國家，在今日能夠自由發展牠的資本主義，必然會經過「民族國家」的階段。當一個國家，成爲「民族國家」時，一定有這些條件：第一，她擁有統一的政權、軍權和財權；第二，她實施各權力，不受任何國家的干涉。

由於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有機關係，我們不能僅從資本主義的諸根本特徵去了解資本主義，我們還要加上民族國家的因素。因爲，沒有民族國家為前提，資本主義就不存在，而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又就本是民族國家。因此，筆者有這結論：資本主義是民族國家的內容，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形式。一致的內容與形式，構成了事物。如離開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之內容與形式的有機聯繫，就不能具體地理解資本主義。爲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中國人，更當認識這一點。明白資本主義定義後，我們可進一步探究各民族國家具有資本主義發展權的不同歷史性。現有各民族國家的歷史，許我們將她們歸納爲

第一型的民族國家，她們的發生，有這一規律：
：當她們開始形成時（英國在十七世紀，法國在十八世紀），內在的生產力，使她們的社會脫離中世紀的拘束，市鎮中的市民（英國），和所謂第三等級（法國）也擁有文化的經濟的領導權。依市民們的希望，國家的權力應歸她們權益而服役，但被列於她們之上的貴族和專制的君主，却濫用暴力，打擊她們。就當時的情況看來，市民和第三等級的要求，是歷史的要求，而專制君主的要求，却為歷史所不許。除非他們的國家，到末期的羅馬帝國一樣，自行毀滅，那在沒有外族威脅的環境下，他們必然地要負起推翻社會的任務，這任務的如何完成，和完成時的具體目的，他們的文化發展早在著作（如「民約論」之類）中，為他們詳述過。於是，展開了「由下而上」的革命。他們聯合農村中的進步紳士，貧苦農民和城市的徒弟，窮困的工匠，用暴力推翻君主制，並將他們專制主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的血，塗寫他們的成功史。革命成功後，他們建立便於發展全國經濟的政體，即所謂「民主制」。此後，儘管歷史發展的路途，還有若干曲折（如英國的復辟，和法國的拿破崙帝國），而她們的歷史使命，即創造民族國家的使命，却已達到了。

第二型的民族國家，她們的發展，是依另一規律：當她們大膽地向世人要求歷史給與的權力時（十九世紀五十年至七十年代），她們是受外族的壓迫。壓迫使她們的統治層有這感悟：為求全民族的生存，應對被統治者作若干的必需的讓步。同時，她們中間有眼光的愛國主義者或「志士」，也知道為着全民族的生存，對於上層應有所退讓。以這為前提，他們共同地找覓奮鬥力為領導，先完成內部的統一。那個奮鬥力能夠適合於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以他為統一運動的中心。由之，產生了這些事實：一八六一年德意志民族，以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家為中心，開始德國的統一；一八六〇年意大利民族以撒丁尼亞的薩伏依家為中心，展開意大利的統一；一八六八年日本以京都的天皇為中心，開始維新。三個皇室所以有這幸運，由於他們早對人民讓步，承認憲法——在日本，便是明治初的「五條誓文」。上下一心，推動全國的改造，是德、意、日三國歷史的共同點，這種由上層領導下層的改造國家，歷史家稱為「由上而下的改革」或「維新」。她們經過這一過程後，便有實力對外，並將國家推測合於歷史要求的途徑。但改革或維新，不過是一場歷史行為的開始，要爭取歷史的果實，還需若干展的外力，那具體的對象，是阻礙她們統一或發展的民族國家，所以燃起「由下而上」的革命。

第一世以加冕為德意志皇帝的行為，向世人宣佈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創建。在意大利，就是一八六〇年加里波利的率千人隊解放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後日與普魯士同盟戰勝法國。這些軍事行動的代價，是使四分五裂的長靴形半島，成為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在日本，就是一八九四年的日清戰爭，和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前者，不僅使日本獲得朝鮮半島的市場，且開始解除過去列強所加不平等條約的鎖鍊；後者，是日本民族有權向全世界宣告，開始發展行將稱霸東亞的民族國家。

第三型的民族國家，是美國。她的發生，另有她的規律；她本是殖民塊，但殖民者大半却受宗教與政治的壓迫。當她的內在力量，國際情況，允許她來反抗英國的統治時，便於一七七六年宣佈獨立。經過數年的苦鬥，到一七八三年方取得獨立權，獨立在遠達後，又進而鞏固聯邦的中央政權，並開始適合於民族國家內容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歷史行程，終止於南北內戰（一八六二至六五）的結束。此後，她顯着優越的地理條件，國力不斷發展。適應那發展的民主制度由普魯士繼承，並開美

方式，為着那兩個國家，是不受外族威脅，和革命的領導者，還有革命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民族國家的政體，如英國儘管君主形式上還存在，而本質上是民主的。那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民主制最適合資本主義的發展。

上面史實的結論，是如此：遲至十九世紀五十年至七十年代的普魯士統一，意大利統一和明治維新，客觀的目的，是建立德、意、日三個民族國家。所以然，要採「由上而下」的維新方式，為着那三個國家，維新之前，是受外族的威脅或壓迫。由上而下的歷史行為，需要領導的中心，於是能允許憲法約束的皇權，便有補充當領導者。也由於這些具體的史實，日本的憲法，必須以普魯士的為參考，同時由這兩種憲法所建立的民主制，都是不徹底的。

麗的花來。總之，這要式的民族國家，在獨立鬥爭上說，似一被壓迫的民族——實際土地却是鬥爭對象者的殖民地；雖然鬥爭的目的，被「宣言」，受這種學說的影響，而民族國家亦必歸於中央政權而在獨立後，才告成立。

將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列於民族國家，在中國，一定受「前進者」的罪難。但事實却真如此。我們應知道：具有無數歷史特性的俄羅斯民族，自大彼得得他們向正西開拓了會子後，才成歐亞的強國，發覺，社會享受瑞典與法國的一度侵入，而終保持自己的民族自由，不，這進而干涉歐亞其他民族的生活。這樣的國家，按自自大彼得起，應當被視為強大的民族國家，而由於內在社會結構的缺陷，却成停頓下來。到尼古拉二世時，那缺陷的顯露，使社會的中下層階級，受於忍受。他們的先進者，十分明白，如不掃除那缺陷，俄羅斯的民族國家，永久不會健全。因為，沙皇的事權，貴族的專權，農民的痛苦，資產階級被剝去應有的政治權等條件（即所謂缺陷），使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無法飛躍。在痛苦悶之中，恰好全社會因羅曼諾夫王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食慾，發生極大的危機，社會革命者，在列寧們領導下，就利用沙皇統治基礎的動搖，開始由下而上的十月革命。這次革命的勝利，雖然給二十世紀的歷史，有重大的影響，而牠的歷史要求，不過是用新政治形式——她，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來廢除那不能發展而應發展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這不是奇論，只是歷史的真理。一般人看不到這一點，那由於他們受政治形式和個人宣言的掩蔽。多說歷史的人，總會明白：個人的宣言，永久不能掩蔽歷史的目的。

由走私大王和他們意志所起草的澳洲獨立宣言，到取得獨立權後，馬上忘却他們所寫的是什麼；由法國第三等級政治家起草的人權宣言，到路易十六血灑斷頭台後，也忘却那等級的平等權利自由，誰敢斷言一九一七年「被剝奪者宣言」，能提出歷史的舞臺？會注目發表那宣言的國家近五分之一世紀來的各種演變者，一定不會有堅決的處信；因為，現實指示人們，在「社會主義」(?)統治形式下，民族主義(稱是「民族國家」)對於外族所表現的具體意識。(稱是「不死之鳥」，比例於生產力)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增進，最後必居於優越的地位。歷史宣佈他的終極目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有歷史知識的人們，在一串史實的演變中，於將到該終極目的的中途，却成地躊躇。由之，筆者將蘇聯視為加型的民族國家，總值得反對者的研討；信不信那由你。

從四個典型民族國家的敘述，我們有這總結論：當一個民族，到達民族國家創立的階段時，會用各種適合具體歷史條件的手段，去實現。又在那目的達到後，所取的政治形式，必是「民主」(不是指底層的或不底層的)。因為，任何民族國家，如沒有民主制就不能使資本主義有加速度的發展。關過以上論述的人，可能地提出這問題：中國是否「民族國家」呢？如是，她又屬於那一典型呢？

自一八四二年起，為不平等條約所束縛的中國，不論開發民族資本主義，遭受無數的災難與痛苦；不幸的地，却沒有變為殖民地。因此，當內政在力量與國際環境相配合時，誰也不能剝奪去她為

爭取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權而鬥爭的權利。她的發展和神聖的表現，就是這次的抗戰。因為，戰爭是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發生，所以，我們有兩重任務；第一，在抗戰中，使國家迅速地完成統一；第二，為縮短以強國為對手之民族戰爭的痛苦，必須發展生產力，也就是必須發展資本主義(取何種形式；個人的或國家的，或別的，暫不說也)。那兩個任務的完全實現，就等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創立。由之，可以如此說：在抗戰過程中，中國還不是名實相符的民族國家，但他却正為那一歷史目的而奮鬥。

如果以上的論述是合理的，那我們不難判別在創造中之中國的民族國家，屬於何種典型。從爭取民族獨立上說，她會似美國。可是，她並非殖民地。從完成統一運動那一點來說，她和由上而下的維新國家相類似，因為她和和權、意、日一樣，在創建民族國家的前夜，却未曾解決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歷史課題。可是，她也和他們不同。因為，她還未完成內部的統一運動，就發生獨立戰爭。同時，她在爭取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早經過了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革命使他不能滿足不徹底的民主。又由於她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不溫和英法型相提並論。

以上的對比，只證實一個問題：民族國家的產生，受各別具體歷史的支配，很難是千篇一律，彼此有不同的過程和特徵。

國防心理

蔡樂生

心理學應用在教育上面，謂之教育心理，應用在社會上面，謂之社會心理，應用在國防上面，便謂之國防心理。

在國防心理之前，我們先得知道什麼是心理學？心理學分新舊兩派，舊的心理學重主觀，依據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總憑主觀去作種種推考，臆測；在南華經「逍遙遊」這一章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次莊子和他的朋友在池邊觀魚，莊子說：「樂哉魚乎！」他的朋友提出異議，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反駁這位朋友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拿人去推測魚的心理，用的便完全是內省法；但是這種內省法是不盡準確的，時有發生錯誤的可能，只要就人的感覺，視聽，聽覺做一些簡單的考驗，我們便可以證明單憑主觀印象是如何的不可靠。新的心理學是研究行為的科學，重客觀，根據科學的方法，來作客觀的研究，不僅外表心理，可以用科學方法觀察得之，即使是內潛心理，也可以用動作電流等科學的試驗，探究出來，其準確的程度自非測度臆斷所能相比。這便是新舊心理學的不同之點，而我們所要研究的便是從科學出發的客觀的心理學。

心理學在國防上面應用的範圍很廣，茲扼要列舉數端於此：

一、選拔 由於科學的昌明，戰爭漸漸進入了機械化的階段。運用這些機械化的新式武器，不僅需要強健的體魄，更要有敏銳的智力和完好的感官，選擇精銳的幹部，就有賴於心理學的測驗。這

種用之於選拔的心理測驗，可以分爲五項：第一是智力測驗，人的智力原有優劣高下之別，測驗的結果，可以幫助我們作進退取舍的決定。第二是神經測驗，神經不健全或者有病的人，病狀多半是潛伏性的，平時不易覺察，等到受到戰爭場面的激動，神經病便會發作起來，把這樣的人放在作戰部隊中間，往往會誤時失事，心理學的測驗方法，通常是用電腦器，測驗電波的震動，繪製電腦圖，過有電波不規則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患有潛伏性的神經病，把他淘汰出去。第三是情緒測驗，在戰場上，一個情緒穩定，沉着應戰的兵士，和一個情緒失常，手足無措的兵士相較，前者所發揮的戰鬥力，遠非後者所能及，因此選拔精良，先得加以甄別，相傳在清代有人去我會國藩謀事，會國藩留他吃飯，席間敬他一滿杯酒，正當客人舉杯欲飲的時候，後面突然有一陣巨大的聲響，客人一時慌張，酒灑了一地，會國藩見他應變不能鎮靜，終於沒有錄用，這也便是情緒測驗的一例。第四是感官測驗，一個人無論參加任何兵種，感官的靈敏與否，都極有關係，飛機上電報員的聽覺，飛行員的視覺，更非敏銳準然不可，須事先加以測驗，這一類的測驗，我們曾經在成都空軍士校舉行過實地試驗，淘汰掉一些感覺遲鈍的學生，減却不少訓練工作上的浪費。第五是動作測驗，譬如飛行員對於操縱桿，方向舵的使用，需要手脚配合，迅速準確，這也要在事先加一番考察和選擇。

二、分科 我們都知道兵種的項目很多，拿陸軍空軍來說，陸軍有步，騎，砲，工，輜之分，空軍也有駕駛，收發電報，射擊，高空飛行，長短距離飛行，高速度飛行之別，一個人適宜於參加某種兵種，一個空軍人員適宜於擔任某種任務，先要根據心理學的測驗，作一次精密的分科，例如在選擇高空飛行人員的時候，我們可以將飛行員安頓在極高空中，然後將室內空氣抽出，直至與高空空氣壓力的程度，觀察飛行員在低壓空中能否神志清醒，就可以決定他究竟是否適宜駕駛偵察機，作高空飛行。他若圖逐機，轟炸機的駕駛，也要按照個性，觀察力的強弱，一一加以區分，藉收最大的效果。

三、教練訓練 在這一方面，心理學爲用更廣，新式武器機件相當複雜，一架機關槍就有一百多種零件，要新兵辨別零件的性態，了解拆卸的順序，不是一件易事，這就需要運用心理學的原理，協助教練的進行。英國飛行員去炸柏林之前，先在黑暗中生活和相當時期，以便轟炸燈火嚴密管轄下的柏林時，可以辨認目標，心理學便可以用「交替反應」的原理，控制瞳孔的活動，使之隨意放大與縮小，待至轟炸時伸縮自如，一定能命中目標。心理學用在訓練上，通常有三種方法，第一是暗示，暗示分積極暗示和消極暗示，前者是要對方做某件事情，後者則是禁止對方做某件事情，不過消極暗示往往會起相反的作用，所以不如積極暗示來得有效，又分直接暗示和間接暗示，前者是命令式的，後者則只告訴對方一個大前提，讓他自己去下結論，比較起來，間接暗示往往是最有力量的方法。第二是同情，部隊首長要以身作則，先士兵之憂而憂，後士兵之樂而樂，然後才能將士用命，拿破倫的成功處

四、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雖然這樣，對於人有寸長，他也要讚美他的。晏嬰是他的政敵，他還說一句：「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管仲是他看不起的人，還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由此孔子的氣度，如日月之昭昭，絕對不能與蘇秦，張儀之流，等量齊觀的。

他對於人民呢？也是投下一個「仁」字去，融會他們，扶助大眾向上發展。絕對不是一味和人民大眾去擁抱，「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所以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郭氏斷然的說：孔子，幫助亂黨反對王權，這就是一偏之見了，從孔子自己的話裏，就可以證明。如：管仲和邦君分庭抗禮，孔子盡力的諷刺他，三家以雍徹，孔子也不贊成，同時對於盟夏之亡君，深致其太息痛恨。

那麼，郭氏所舉的許多例證，不也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嗎？我們曉得，當時的士，都是「生乎鄙野」，沒有受過貴冑子弟的高深教育的，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民間去做鄉社自治員，而唯一變界的希望就是給卿大夫作家臣。孔子不是一個極端的革命家，他的願望，就是希望他的門弟子，都把握「從政」的機會，從基層起，自行求德，蔚成一種善良的政治根基，孔子一天到晚在研究從政的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困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七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這可看出孔門弟子那種躍躍欲試的神情。要入仕又只有從下層開始，這一條路，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子由等等走的都是這條路。然而當時的政治是十分黑暗，這在後世的「士大夫」是絕對不肯來屈就的，然而他們不能。既然走了這條路，就不能不幫忙到底。所以子貢，季路，輔孔性亂乎衛啊，陽貨亂乎齊啊等等，就被「反對派」作爲攻擊的目標了。

至於孔子本身呢？不但根據他那「君子和而不同」，「黨而不黨」，「有殺無類」，「三人行必有我師」的主張，不能不與孟，仲，季三卿等等交通聲氣，田常，陽虎，公山弗擾，佛肸也就不爲孔子所深閉固陋。孔子講得明白：「知其不可爲而爲」，「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與？」爲了達成他的政治主張，非如此不可，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所以我們可以斷然的說。他並不像郭氏所嚮往的是一個製造變亂的專門家。魯哀公，齊景公，衛靈公，楚昭王如非用他，他也都並不拒絕。他只是言忠信，行篤敬，不怨天，不尤人，去邪行實踐，感召大家，所以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雖

蠻貊之邦行矣。」不要忘記孔子是一個自信而又負責任的人，從西夫西婦到天下國家，他整備的要負起責任來，勿億勿閑，毋固，毋我，一條條大路可通羅馬我們實可以說孔子是找尋「治者」，並沒有施陰謀術數以幫助「亂黨」的事實。

第八：關於墨子，郭氏說「承認老天爺的存在，就是地上的投影。」

我們知道孔子並沒有什麼「反對地上王權」的論調和行動，只是他學無所承，所談簡單而愷切著明，墨子在後，有孔子的思想在前而領路，有社會劇變的實際情形供其證驗，所以他的思想實較孔子臻於嚴密切實。豈但墨子，就是孔門的子思，已經在孔學之上，建立了由天到人，由遠到近的一個如網在綱的縝密組織，像中庸上面說的：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如孟子也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備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直，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

「軍神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以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外侮之害也，無禮，下無學，賊臣與，喪無日矣。」

對於具體的政治問題，已經刻畫出來一個如身而墨子呢？

「處大國不攻少國，處大家不奪小國，強者不逼弱者，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到，故舉天下與名加之，謂之聖王，爲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僥倖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奪小國，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曰，我有天志，譬如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稱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子思，孟子與墨子學說雖各不同。但是在客觀事實上，要求政治社會組織力量的加強則一。我們所以說孔子是中國學術思想的根株，而到子思，孟子和墨子則已由萌芽而長莖了。

至於墨子的「法天」與儒家的「事天」根本沒

有什麼分別，儒家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長」，而墨子說：「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明鬼」就是儒家的「敬祖」，儒家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慎終追遠，民德將厚」，而墨子說：「今欲使天下之人，信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孰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曰暮以爲敬，誨乎天下之人，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者此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無之遺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己爲儼者也。」

墨子的「法天」，本與儒家的「事天」，「敬祖」都歸本於人事，大同小異，不過墨子特別強調了這一點，這是什麼緣故呢？孔子的道理是「知其不可爲而爲」，所以道不行就乘桴浮於海，而富貴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以忠信篤敬，樹之風聲，轉移一世之人心。墨子的道理是投下「兼愛」「非

我」的藥餌，馬上就要起死回生，爲了給他的「法儀」，「尚同」立一個標準，在當時就不能不以神道設教。連子思，孟子都張嘴就是「天之生物」，「天所昭昭之多」，閉嘴就是「大哉聖人之道」，「唯天下至聖」，把孔子的道理，講得玄而又玄，爲說教者立極。何況墨子這麼一個急功好利的人呢？郭氏說：「墨子在孔子稍後，作爲反命題而出現」，未免附會。而與其說「老天爺的意志是地上王

會秩序與政治紀律的投影」。

(九)

第九：郭氏又說：「墨子的重心不在人而在財，墨子是把財產私有權特別神聖視的。」又說：「他的勸人愛人，實等於勸人之愛牛馬」。其實孔墨思想的歧異，其核心就在於「泛愛」與「兼愛」出發點之不同。「泛愛親人」是以一人自爲。「兼愛」，「非攻」，是以法儀，尚同爲手段，強制人民去兼相愛而交相利。因之孔子是號召「生乎鄙野」的士庶人一致奮起替人民服務，「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墨子是要以一國爲中心驛點，「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其分，率其百姓，以上登天事鬼」。然而其爲禁制暴亂，嚴和淫僻，尊尚賢能，齊一政教，扶持社會的安定與和平秩序則一。

墨子講的是「兼」以易「別」，是「加利於民」，非樂一講，講得最爲剴切：「今天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搭水，拆壤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也

讀「諸葛亮新論」後

張勉

自王芸生先生在大公報發表「論諸葛亮」一文，會引起了一場論戰，一時蔣君章，易君左先生，亦有宏文發表，但散載於雜誌報章，未能一一拜讀，最近讀者之友社把它彙集起來刊行了單行本，使我們對上列諸先生的宏論高見，有了集中研究的機會。正如國者在「前言」裏所說的「一般人對於新論的興趣，是與日俱增」，所以筆者不揣鄙陋，想發表一點個人的淺見，也許還不失為讀後的一點感想，希望蔣先生等不吝指教。

顧秀俠先生說得好：「天下無完人，我們不能別人當作神看，孔明有他長處，自然也有他短處，我們要指出他的所長，但也不必掩蔽他之所短」。這種態度，可以說是絕對正確的，歷史上任何一位偉大的人物，決不會絲毫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他絕對有短處，也決不會使人莫測高深，我們不能把絕對當作偶像崇拜，而要純粹站在探討真理的客觀立場，有時雖不免在某些地方會重複前人的意見，但總要有一步的發揮，有新的意見的注入，一樣有其真實的價值。這是我們知人論世應有的態度和標準。

(一)

芸生先生指出諸葛亮「軍略倒置」，關於這一點，蔣君章先生等的意見都是反對的，尤以蔣先生對三國的形勢，找出了反對的證據，看來不無理由，但可惜對當時的大勢，還把握得不够正確。例如他認為「劉備入蜀，只帶黃忠等數萬人，而把諸葛亮關羽等第一流將領都留在荊州，一即拒東吳，一即拒曹操也就是將來北出宛洛的主力」，作為證明「隆中對策，並沒有輕視宛洛而重秦川的意思」。其實，當時劉備在荊州，正如諸葛亮所說「北畏曹操之強，東懼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一見蜀志法正傳「在這種惡劣的形勢下，劉備只帶數萬人入川，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為當時荊州初定，基礎還沒有穩固，併吞益州的計劃正在開始實施，還沒有十分確定的勝利把握，那時如果即把主力遠調，後方空虛，一旦曹操孫權乘虛襲擊，不但進佔益州的計劃會成泡影，而且連荊州根據地也要難以保全，使進退失却依據，這是軍事上的極大冒險。同時，「空師入蜀」，必然會引起劉璋的猜疑，可說遇到意外的阻礙，影響整個計劃，所以直到劉備遣使軍進關雘縣，戰事將到決定階段，諸葛亮才統率趙雲等溯江而上，會師成都。我們認為當時留重兵守荊州，乃是客觀形勢所決定，假使說當時的作用，祇是為了一「即拒曹操，一即拒東吳」，當然還說得過去，要說「就是將來北出宛洛的主力」實在有點牽強。

蔣先生還為了說明「宛洛之師」與「秦川之師」的相互關係，指出「建安二十四年，先主既定漢中，即遣劉封由漢水浮江而下，襲取上庸新城等郡」，「就在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北伐喪陽，並約劉封會師」的例證，這一點我們也不敢完全贊同。依據隆中對策的決定，「欲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蠻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姓車也，即我非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效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應許用之，曰舟車之水，車用之隨，君子息其足形，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餽予之，不敢以爲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非敢非也，然則常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篪，而揚于咸，民衣食之財，將安事得乎？」可見墨子處處是在主張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利，「使各從事其所能」，「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而限制君主淫靡享樂。

至於「貧」和「富」，「貴民」和「賤民」的差別性，孔子，子思，孟子，那一個提出了反對的話呢，那麼所謂「尊重私有財產權」，又怎麼能爲墨子治病而說他作爲孔學的反對命題而出現呢？當時的需要，只是一個公平，安定而和平的社會秩序，墨子能夠提出來，已爲人民所歡迎，所以墨子之舉遍天下。郭氏又說：「墨子顯然是用手段」，因而把那種「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者精神，又一筆抹殺了，總之，由郭氏之說，認孔子幫助「亂黨」，「墨子弄手段」，天底下好像就沒有一個肯忠信，行篤敬之人，就不應該有一個有節氣有廉恥的人。至曲事實取快一時，此其對於天下後世之影響爲如何乎！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一可知北伐應該有相當的準備，爭取客觀有利形勢，盡所有的力量進行最後決定性的大戰。爲什麼反把主力留在四川，觀望不前？

劉封在上庸的軍隊，雖在地理上說是一犄角之勢，但是軍隊數量過少，不能起呼應的作用，終使劉羽孤軍深入，造成悲慘的結局！而蔣先生還以為這種結果，是「曹操先下漢中，劉備不能不先救一家門之禍」，於是北伐的一部份工作，不得不提早實行，「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劉羽北伐在「先主既定漢中」，曹操對谷新敗之後，「一家門之禍」已不再存在，實無提早北伐的必要，即使提早北伐，劉備應該親率漢中得勝之師，長驅直指，未該自稱漢中于國旋回都。如果軍略重在宛洛，那時應該增援宛洛，何致劉羽為東吳所算？同時，更應該執行「外結孫權」的決策，加強對吳外交活動，又何致聯吳攻蜀為劉羽一手所破壞？我們認為劉備命劉羽北伐的動機，在當時與其說是軍事攻勢，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攻勢，不過是劉備自稱漢中王後，掛出一塊「仲大義於天下」的招牌而已！至於這種局部行動結局之慘慘，當然非他們始料所及！雖然，在當時地理形勢上，「荆州是東吳必爭之地，襄樊是曹操必爭之地，」但要說「魏亭之戰便是下長江出荆襄的戰路，在劉備全盛時代已行之而不遺」，真有點

不知道有什麼更可貴的歷史根據？其實，「下長江出荆襄的戰路。」只要對吳外交運用適當，並不是不可能的。

兩面作戰的苦境。我們祇看赤壁之役，孫劉在軍事上密切合作，收獲了最大的戰果，不難想見雙方長期合作，會對本身如何的有利。可惜吳蜀之間常常貌合神離；有時甚至互相攻訐，還在荆州未失之前，或者還曾因東吳必爭而先利害衝突，難以進一步的合作，但在劉備死後，諸葛亮專政，吳蜀間的矛盾已經消除，雙方軍事合作的條件已經具備，但吳蜀關係，還是保持消極的互不侵犯，沒有積極的軍事合作行動，直到建興十二年才約東吳共同北伐，當時諸葛亮的軍略如果儘量宛洛，那就可在東吳諒解之下，「下長江出荆襄」，擊中魏國的要害，可惜的是一軍略倒置，還是一爬襄陽，出祁山，大繞圈子，結果東吳三路兵敗，而諸葛亮也與魏兵在五丈原相持百餘日，操勞過度，死在軍中，現在就事論人，求全責備，諸葛亮實在不能不負部份責任。

劉羽之恥，蔣氏多諫，上不從。」諸葛亮年譜亦載有一章武二年，帝恥劉羽之恥，自將樂孫權，為隨進所敗入白帝城。」而蔣先生偏說：「熟讀三國演義或看平劇火燒連營寨的人，還以為劉備驕亭之戰，目的是雪弟恨，殊不知驕亭之戰，便是下長江出荆襄的戰路，」似乎對歷史事實發生懷疑，

不錯，諸葛亮的北伐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一折於驕亭之敗，二挫於馬謖李嚴之失，」但是這種挫折，都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如果北伐有精密的計劃，齊一的步調，重宛洛的戰路，斷不會使劉羽孤軍深入的兵家大忌，要是對吳外交，能夠加強協同，沖淡矛盾，呂蒙也不會乘虛襲擊，縱使「荆州是東吳必爭之地」，如戰略重宛洛，荆州戒備嚴密，東吳那有空隙可乘？要是劉羽之師，真如蔣先生所說，「宛洛之師是消慧五進，犄角之勢，」那麼劉羽約劉封會師，何以接兵不動？以致劉羽為曹仁所敗，假使劉羽不敗，荆州保全，裏還有驕亭戰敗的挫折？假使諸葛亮用人適當，斷不會以「言過其實不可取用」的馬謖掛印為帥，又那裏會有驕亭之失的挫折？這種人為的錯誤，怎能推稱「天數」！

諸葛亮的對吳政策，在原則上可以說是絕對正確的，但執行上實在不無問題，換句話說，爭取與國的外交工作做得不夠。我們看當時的形勢，吳蜀聯盟，實具雙重客觀的條件，因為三國之間相互的利害矛盾，實以對曹操為最大，當時曹操之強，使吳蜀同感極大的威脅，吳亡蜀也不難生存，反之，蜀滅吳也不難存在，所以在對付共同敵人的前提下，吳蜀間的矛盾，可以降低沖淡，這就是產生吳蜀聯盟的條件與根據。但是諸葛亮對這種有利形勢不能充分利用，吳蜀關係，往往停滯於互不侵犯的階段，不能進而結為長期的軍事同盟，使魏陷於

「亮病卒」。這雖或是魏人故意誇張，然曠日持久，疲病不濟，憂慮過度而染病，實在情理之中的事，第三、兵源不足，建興六年，街亭敗後，拔西魏千餘家還漢中，作調劑兵源之用，可見當時的窘況，連年攻戰，傷亡無法補充，所以每次北伐，動員軍隊不過數萬，魏國無事，敵人不出，也無法攻魏。

「亮病卒」。這雖或是魏人故意誇張，然曠日持久，疲病不濟，憂慮過度而染病，實在情理之中的事，第三、兵源不足，建興六年，街亭敗後，拔西魏千餘家還漢中，作調劑兵源之用，可見當時的窘況，連年攻戰，傷亡無法補充，所以每次北伐，動員軍隊不過數萬，魏國無事，敵人不出，也無法攻魏。

「亮病卒」。這雖或是魏人故意誇張，然曠日持久，疲病不濟，憂慮過度而染病，實在情理之中的事，第三、兵源不足，建興六年，街亭敗後，拔西魏千餘家還漢中，作調劑兵源之用，可見當時的窘況，連年攻戰，傷亡無法補充，所以每次北伐，動員軍隊不過數萬，魏國無事，敵人不出，也無法攻魏。

關於隆中對策及其他

蔣君章

讀了張勉先生的「讀諸葛亮新論後」以後

中央月刊社編者以張勉先生「讀諸葛亮新論後」的大作見示，並問我有什麼意見可以寫給蔣君來，俾讀者知該理之所在。關於諸葛亮，我已經提出過一大堆史實，而且也會把這堆史實整理起來，予以相當的說明，若說由此瞭解整個的諸葛亮，自然還不夠，若說用此來瞭解王雲五先生所提出的若干論點之是否合理，那應該已經有餘了，所以我本無不再說什麼，藉免無謂的辯論，因為辯論可以永無止境，即使到了最後的地步，事實已窮而辯論可以不用，尤其以筆上的辯論為然，不過編者求真理的意見是可感的，同時張勉先生的大作更還指明了我，謙遜地說「不吝指教。」因此，我不免寫下幾點，和張先生作一番研究。

我仔細讀了張勉先生的大作，知道張先生作這一篇的動機，是旨在替王雲五先生辯護，可是對作者所提出根據史實而下的結論未作有力的否定，如關於諸葛亮是否「法道合抱」而與儒家不相干的一點，承認了我的結論，關於隆中對策策略是否倒置的問題，對於作者所提出的結論，也不過起了一些疑問，並未作否定的嘗試。現在我把張先生的疑問說明一下，我認為隆中對策劉備入蜀諸葛守荊是一體兩面，這兩路兵便未嘗非出於荊州與北伐的聯絡的兩路北伐兵，劉備入蜀只帶少數的兵，而把名將劉雲留置荊州，是重視荊州一路北伐兵的關聯，張先生在這裏起了懷疑，其要點有二：一即留置雲于荊州，是防備根據地，此兵若視作北伐之用，

未免有誤；一即劉備入蜀只帶少數的兵將，是伯引趙雲的建議，張先生既然認為荊州的數兵足以說服是防備荊州，但是到了真正北伐的時候，為什麼不帶這些兵，作為主力？張先生這一種兵只整飾作為一種用處，這個看法，是不是過於呆板了一些？劉備入蜀所帶之兵，是志願隨劉備的人，劉備法正等幾度說劉璋拒備，則謂「兵不為高」，病廢之說，很可憐，有意壓制劉璋的實力，以抵劉璋的阻礙之心，而備備劉璋的數萬人，則顯然是應張雲的宣傳作用，這樣說來，張先生所說伯引趙雲的說法，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換句話說，劉備可以帶一些荊州兵入蜀而後沒有帶，這當然也是為了重視荊州，這是隆中對策初步的實施，接下去便進逼到第一大的意外，這意外是張勉之說，諸葛亮率軍兵入蜀，真是客觀形勢所決定的。

其次是關於爭漢中和北伐一部份工作的提早問題。張先生對於這兩點說了不少的話，但對於我的原文似乎沒有弄清楚，這也許是我的文字寫得不好，以致引起許多誤解，我現在再簡單地說一下。隆中對策，對漢中的處置並沒有預定步驟，取漢中大權是北伐的一部份工作。建安十九年劉備定蜀，曹操却在那裏下檄中討伐且入宛乘；而二十年孫權且派呂蒙帶兵襲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武力奪取荊州，劉備則對孫公安，以武力對抗，這一場戰爭終于和平解決，其原因在孫權是利用劉備牽制曹操，連綿而求安，在劉備是與曹操爭漢中，我所說的敵軍的之禍（本意是曹操），漢中諸葛亮論漢中與蜀的

關第四，諸葛亮在後期的軍事政務，實在是以攻為守，不管後出師表是否真偽，但「成敗利鈍，非庸逆視」，這種沒有必勝信心的消極表現，實是當時心理的寫照，當時後兵糧險不戰，正符合「知己知彼」的原則，是一種極正確的戰略，怎麼會「君賢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固不免於戰，戰則必敗」呢？至於「敗則進克關中……指麾燕趙，」這是紙上談兵，事實決沒有那麼容易，易先生似乎以為人類歷史，是一個英雄誰可以創造出來，這種觀點，似乎英雄主義的色彩太濃厚了一點。

(三)

張勉先生批評諸葛亮才用才一點，也確有相當理由，古人云「大德不臨，小德出入可也。」可見私人品德上一些小毛病，有時是可以原諒的，尤其不可作為取捨人才的標準，但孔明偏偏對「小德出入」非常注意，例如：被稱為「楚之良才」的應立，「自謂才名應為諸葛之武更游散在李嚴部下，常懷不快」不過因為感到人事不公而發發牢騷，這也是人之常情，在基本上沒有什麼嚴重的錯誤，被廢後「躬率妻子耕殖自守」是個守的安分守己？死後立嘆曰：「吾終為左難矣」，想重被任用更是何等的急切：「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為什麼應立十餘年，竟不予以補功的機會，在人才缺乏的蜀國，反棄人才於野而不用，這種現象，豈非反常了？蔣君章先生說應立是「誇大狂的小人」，這種批評是不公允的。魏延在歷史上我們找不出他有什麼罪名，據劉志毅「一善營士卒，勇氣過人，又性高，當時皆避下之，」充其量他的缺點只是驕傲剛愎，而程度上說還不及關羽，但蔣先生引了段孫權的批評後，肯定是「破壞國際的小人」。

無時言之，和北伐一部份工作的提早實施，是指等漢中而言。這北伐一部份工作的提早實施，主動不在劉備而在曹操。這對於隆中對策當然是一種意外，可是怎麼能算是武侯的過失呢？這一部份工作的延長，便是劉封的下漢河和關羽的征襄陽，劉封的下漢河是劉備的意思，關羽的征襄陽，也許只是他自己的意思，大概好勝心很重的關羽，一面看到劉備爭漢中的成功和劉封的浮江而下，一面又看到曹操的新敗，而另一方面則又感受到孫權的壓迫，所以先攻襄陽和劉封會師以取北方的後顧之憂，我們若是瞭解劉備對於劉備與三國的國防關係，那末關羽的北征襄陽，自有一種看法，不管這北伐工作的如何進行，但這些工作的提早，是和隆中對策的原定計劃不合，而這個責任，諸葛亮是不負的。還有一點我們必須瞭解，劉備自定劉封以後，對於諸葛亮的話，不一定都聽，諸葛亮以一青年，而劉備三顧其廬，言聽計從，關羽本來就看不起，諸葛亮入蜀以後，他更獨斷獨行，所以關羽不是諸葛亮所能完全指揮的。

我舉出劉封下漢河取上庸與關羽北征襄陽並約劉封會師，是說明秦川與宛洛兩路北伐兵的消息互通，張先生不贊同我的意見，我很歡喜張先生能有強有力的論證，使我的說法不能成立，可是張先生使我失望了，他是節外生枝地提出會師不會師的問題和劉備親征不親征的問題，我只好再把歷史事實來說一下，曹操下漢中是建安十九年的事，劉備從陝外回來再北上與曹操爭漢中是建安二十三年的事，到了二十四年的夏天，曹操才撤離漢中，劉備是勝利了，但是他勝利的辦法是「飲衆面守，終不交鋒」，所以這個勝利，對曹操的部隊除留守漢中的

以外，並沒有什麼損害，而蜀兵則自建安二十年拒守褒斜瓦口起至定軍山大勝止，先後經過三四年的戰爭，這誰的不休養嗎？勝是以晉，孟達自歸歸房陵以攻上庸，劉封自漢河以攻上庸，是乘戰勝之餘以東下，而劉封之不允與關羽會師，張觀的原因而外還有主觀的原因，這種人事上的糾紛，諸葛亮那裏能負責呢？

關於出長江的戰略問題，張先生對於王雲生先生的意見有牢不可破的信仰，我認爲滿亭之戰是劉備的下長江出荆襄的戰略，張先生不承認，理由是劉備的出兵動機是等關羽之邪，但是我問張先生：如果劉備在滿亭之戰勝利了把荆襄的吳兵都打退了，那個時候劉備要不要重振荆州作爲基地以與曹操爭宛洛呢？如果只是以雪關羽之恥爲目的，那就只以打敗東吳爲滿意，那末劉備一出兵就得到勝利，而且孫權就遣使求和，不就可以滿意了嗎？因此我們可以說劉備之邪是劉備出兵的口號，恢復荆州，是出兵的目的，若果用王雲生先生的話來說，便是下長江出荆襄的戰略，這中間的道理是簡單不過的，張先生認爲諸葛亮下長江出荆襄以北伐，可以經過外交的途徑取得東吳的同意而不必由于戰爭，這一點可以說是彌補了王雲生先生的矛盾，在王雲生先的大作裏，既然承認與吳政策的正確，却又主張下長江以出荆襄豈不是一個大的矛盾，張先生這一說，似乎還可以勉強講一下，但是我們要知道張先生所說的辦法是絕不通的，我們知道赤壁一戰曹操敗後，劉表之子權領荆州，孫權有言不戰，瑜死劉備用周瑜的孫權繼承，孫權已大不謂然，想用計謀取之，後劉備所設法，劉備定策，他就以武力奪取荆州的一部份，劉備北伐而

孫權的預言，畢竟沒有猜中，魏延始終沒有反叛。與魏延的衝突是曹操等處置欠當已有人指出，故不贊。祇說三國演義說他腦後生着反骨，但這根骨時的骨頭，早在未叛前被人斷除了，使他死不瞑目的是一嘆恨已才用之不盡！

彭越的主要罪名，是罵先主爲「老革」，及毀使馬超造反，他在獄中會上書諸葛亮爲自己辯護，「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爾有他志耶？」昔年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履，盡心於主公之業，「不管他的表白是否出於真心，但他並非有計劃的反叛，這是可以斷定的。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至多是感情衝動，缺乏理智，一時發牢騷而失言罷了。退一步說，他果真勸馬超造反，那就可以給曹先生說的一我們在正史上找不出劉備君臣我抑馬超或不信任馬超資料，「極出反證，因爲彭越勸馬超造反，間接反映出當時馬超在魏，一定是受冷落，被排擠，否則彭越爲什麼不設法勸魏元之流，偏偏教唆馬超造反呢？假使沒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也決不能有一致的行動，難道彭越能到這地步？這是值得我們玩味的。

其次，諸葛亮「機心用事」，也有很多例證，我們只看那些被處分的人，如糜竺，彭羸，李嚴等，殺的殺，廢的廢，都有一個公式，就是不經過聽告，警告，誘導的過程，等到最後才作或成或敗的消極處置，如果能夠防患於未然，規勸於初犯，關誠佈公，精誠感召，又怎會有這樣的結果，西蜀「才少上國」，而有才的又不能善用，亮死後，蜀中人才凋落，乃是勢所必然，至于英才不足，更是顯然的事實。

最後，我對張先生謂諸葛亮的學養是「法道合拘」，我倒認爲蔣先生等的說法較爲合理，以諸葛亮當時所生的時代，及生活環境的影響，要說他和他家思想，絕對沒有關係，這似乎是不可推卸的。

他使襲取荆州，劉備以大兵出犍陵，他不懈守，爲的是保持荆州，孫權對於荆州處心積慮了七八年，用了三次兵，才奪個到手裏，保持下來，而張先生却以爲劉備以一介之使重入掌握，似乎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些。

關於諸葛亮的養才與用才，張先生認爲王芸生先生的說法有相當理由，并也贊成彭彭對張亮等說寬。大概張先生對於諸葛用人以才德並重信實必對爲標準的原則，還欠明瞭。若然張先生認爲諸葛亮的標準不對，而應該另外有更高明的一套，那只要張先生的證據確實，我們無不佩服的，若然認爲諸葛亮的原則是對的，那末這三位人才是因品德不夠而被裁掉，至少在原則上是不會錯誤的，應立自以爲「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自己向諸葛亮表示做將軍或卿，這不是「誇大狂」嗎？所求不過「常懷快快」，這不是氣量太過狹嗎？因爲做不到比諸葛亮稍次的大官，乃對當時政府官吏，大大批評起來，自劉備關羽以下無不加以鞭撻的管轄，如稱向朗文恭爲凡俗之人，王連爲培克之徒，劉璋不足以及大任，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崩，則憤叱作色和曰何足言，我不懂王先生和張先生爲什麼一定要把這樣一位狂惑小人算作一個人才？張先生以爲所欲不遂，發發牢騷是應當的，我們却以爲發牢騷不是一件最妥當的事，尤其是像處立那樣位高望重而且與諸葛亮有相知之誼的人，如果真正有高明的意見，何妨直接說明，以集思廣益勤攻我過爲言的諸葛亮，決不會不接納的，而乃計不出此，一時在背地作不合事實的批評，有品級有作爲的人，決不如此。諸葛亮勸他的表裏面說「……辛之亂羣，禍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誰能信耶？」可知諸葛亮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其結果亦是皆

有應得。張先生也以發發牢騷來替彭彭解釋，其實彭彭要比處立進一步，決不是發發牢騷而已，他勸馬超造反，有「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之語，這可見諸葛亮說他「志大心廣，難可保安」的話，並不是隨便講的，他的勸馬超而不勸別人造反，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當他發家仁做江關太守以後，往詣馬超，超恭維他，說他「才具秀拔，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當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這使彭彭疑心馬超對他特別好感；其二：他看見馬超「懸旌歸國，常懷危懼」，不知這這是他身世之悲使然，而却以爲是與已同病，因此才勸動他，豈知馬超並無反意（這大概可以證明蜀主並未抑鬱過吧），立即行密，在這種情形之下，才結束了這位「人才」的生命。照張先生的說法，彭彭是「感情衝動，缺乏理智，一時發於腦而失言」，試問一個感情衝動缺乏理智的人，還說說得上是人才嗎？至于王連，我以引了一段孫權的話，總以爲可以證明他是否才德兼備的人才，不料張先生認以爲不夠，好在張先生已經說過「性幹高」，「驕傲剛愎」，也算是替我說明，這裏用不着再說了。

最後，作者要利用這個機會來談談王船山先生批評諸葛亮的用意。我們知道船山先生是生于明末而爲清初的遺老，他身經亡國之痛，所以他讀歷史，凡遇新朝變更，對於興復舊朝是特別感到興趣，把他恢復故國的熱忱在這種機會上發洩出來，諸葛亮是漢的忠臣，他的目標是興復漢室，這正是船山先生的老同志，所以他對諸葛亮最熱切地期望着，可是諸葛亮的事業不成功，他失望了；所以他的批評諸葛亮，是嚴厲的，是過份的，這正是他發洩他憤憤者的意也，王前文論船山先生是誤解了諸葛亮還不能算是最公允的結論，這裏再對船山一下。

讀者之友社編行新書三種

陝北歸來答客問

張文伯著

全書分上下篇，都十萬言，爲著者訪問延安歸來之作，報導翔實，持論公允，一般國民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均應一讀。

定價熟料紙本二〇〇元

王芸生等著

諸葛亮新論

對先賢之新評價

對歷史之新認識

再版出書，欲購從速
定價 一六〇元

易君左等著

巴山蜀水

本書爲諸名家執筆，歷紀蜀中名勝，至爲詳備，實爲旅行必備書，且勝利有期，還聊在即，以轉贈里中親友，均爲珍貴禮物。

定價 二二〇元

先行預約，八折優待

七月二十日出版

社址：重慶一中支路四十九號

去國行

(三)

建人

八、登陸

天天盼望著到目的地——美國，終於在一天的早晨到了。離岸上很遠，就有很多人到船面上去迎接，但見長堤十里，巨艦林立，這裏就是去洛杉磯的目的地，船靠岸，軍樂齊鳴，原來是岸上歡迎從軍人的樂隊，一或服少女，演奏極度，掌聲雷鳴，嗚呼！再來一個「MORE！MORE！」船上不斷著禮券發出命令，各種軍人分批上岸。我費勁乘搭，直至下午五時才登陸。起初，我們對於岸上迎接的問題毫無就緒，後悉紅十字會已替我們準備車馬及旅館，大家才放心。

登岸時，大家隨身行李都到碼頭，並找著自己存在船上的行李，放在一處，據說登記，即由海關人員分別檢查。檢查的目的似乎着重在收稅，（先是，在將郵票之前數目，船上即通知旅客，將貨物登記，各物不徵美金一百元者，可以免稅，驗護照及驗健康證，於到岸之日，在船上辦理）。中國人到美國，帶貨物出賣的當然很少，因為國內的物價比美國貴，殊不合算。但是有些入攜帶被面數條，被徵稅百分之九十（與船上所報告者頗有出入）。如帶被面三條，每條被面美金十元，即共徵美金廿七元，所以此被面來美的人，如帶被面被面及其他價值較昂東西，最好不要超過兩件，確係自用，報關時，只說各物均係自用，就可免稅。中國旅客不抽稅。平民每人每人頭稅八元，係在船上完納。

紅十字會服務的殷勤周到，真使入心中感動，這是在中國所看不到的。在我們沒有登陸以前，該會就派人到船上和我們接頭辦理上車往旅館的手續。辦事都是婦女，說話總是笑容可掬，客氣異常。上岸檢查之後，讓東西上車，司機替你拿箱子行李——他們並不是苦力——並預備的有點心。我是最後一批上車，到洛杉磯旅館時已是十點鐘，這時他們——紅十字會服務的人員也才回去。

大家上岸都很順利，但是有一位中國自費留學生簽證的時效發生問題。他的簽證的時效是四個月，即四個月以內要在孟買上船，過期應申請展期。他在孟買上船之日，正是簽證期滿之時。他上船時，沒有申請展期，美國領事也驗過護照，未加阻止，但到美國上岸時，美國海關認為有問題，請他到移民局內住著，等待解決。原來移民局對此事也不能作主，必須向國務院請示，一直在移民局住了六天，才得出來，總算幸運。因此，我希望以後出國的同學，對於簽證時效問題要特別注意。

九、在洛杉磯

洛杉磯 (Los Angeles 又譯為羅安其) 是美國大城市之一。我們抵美時，由紅十字會車送我到他們預定的旅館內。中國人的乘客分住入兩個旅館。我自己被送至 Hotel Cabrillo，是一家高十三層樓的大旅館。當時都是四個人住一個房間，四只床，有小浴室和衣櫥，五抽屜櫃，沙發一，交椅二，

青年年人用
青年
青年
永保健康
大總批發處
中正路
重慶

書。每人每天二元。據說：這是最近的現象，從前旅館是以住一輛人為原則的。過了二天，同屋中有兩個人離開了，我們二人遷入一間雙人房裏，房間大小與四人房差不多，但是每人每日只要三元七角五分，這時我們深深覺得原來四人房間每人每日二元的定價是很不公平的。

洛杉磯旅館多是一元起碼，房內有浴室、廁所、暖氣、被褥、地氈等設備。據說：美國各地的旅館大體如此。

落市的街道整齊清潔，有二千幾層的巨廈，商業繁榮，飯店衣店舖目皆是。衣店中往往於玻璃窗內，懸掛的男女林立，甚為美觀。我們旅館也有餐廳，但我們都喜歡到小店裏去吃，起初不會讀菜單，要請教別人。後來吃一次，記下來，慢慢就讀了。經常的吃法，早午兩餐化六七角，晚餐化一元即行，這較之戰前上海俄國菜小吃，每餐僅小洋三角，即以銀幣一元抵美金一元計，也就覺得多了。據說：某中國人和他的太太住在落市，每月伙食約三十元即約，可知餐館的索價是很貴的。

落市市民，衣服幾乎沒有不漂亮的。上下身衣

膠的料子不同的已經很少，蓋被污穢的，我沒有見過。據說：在美國東部衣服更爲考究。

我自己從國內出來，帶了一身自認爲最漂亮的西裝，到了落市，才發現樣子極不合式。有些人在印度做的西裝，到美國來一樣覺得不合式。

落市普通的西裝每套約需卅元即可，英國料子和手工做的衣服約需五十餘元，再貴的似乎不多。若只買一條褲，一件汗衣，或上下材料不同的衣服，通常每套十餘元就夠了。定做衣服很貴，某君化了一百多元做了一身。

新做的衣服，若是雙排扣子，不准做背心。有衣服，右面衣袋口邊做一個小袋，掩在大袋之內，以爲放零錢之用，很方便。

鞋子應分配贈購買，據說：每人每年可買三雙，中國人初到時可到分配局領一分配證，購買一雙。每雙約六元至十元。

落市有電車及公共汽車，電車七分錢，不論遠近。車子都是靠左邊走，指路用機器，定期行止，不用路警。出租的小汽車不易僱到。沒有力快，你的行李得自己提上電車，甚爲吃力。交運輸公司運輸，取價甚貴。此後來美的朋友千萬記着，行旅不要帶多了！笨重的東西更不要帶。有許多人到落市之後，不合用的東西即一律棄去，這在中國人看起來未免浪費，但是美國的東西便宜，人力貴，假使你把不重要的東西從西部運到東部，可能運費比東西的本身費得多。

美國的機器廠，人貴，所以需要人力時，所費甚多。一般人家沒有僕人，上館子，住旅，如有僕人侍候，小賬甚重。叫一次茶房，要給一次小賬，少則一角，多則數角。吃飯，除靠櫃台吃，及自助

請用老牌
江南皂燭廠出品
大王肥皂 鳳凰元皂 大號大喜皂 衛生藥皂
泡沫最多 去垢迅速 不損衣料 保證樂用
地址：森林路特一號

陪都唯一百貨商店
恒義昇襪衫廠
搜供 羅應 時社 代會 物需 品要
地址：民權路四一七號
電話：四一七九

餐外，在原則上應給小費，以合正價百分之十爲準。人力費，似可從兩方面解釋，第一，戰時青年男子多遠征國外，人力缺乏，在街上幾乎是女人的世界，除老弱外，健壯男子極少，從此我們也可以懂得美國對於我們青年出國求學，往往引以爲異的原因。所有店員，投遞職員，工人，多由婦女擔任。惟其人力缺乏，所以人力費。第二，美國一般生活水準很高，工人的生活不一定比一般人民的生活苦。假使你僱一個僕人，他的收入要和你自己一樣，然則你可以喝西北風過活嗎？

因爲一般人的生活舒適，所以盜竊之風遠不如中國之甚。但是你不該說美國沒有小竊。一個中國留學生上自助餐廳吃飯，將所買的東西放在椅子上

，然後去取菜（一般人都帶着東西）等他回到自己座位的時候，他的東西已經不翼而飛了。

好萊塢去落市中心區不過十里左右，我估計。我們無計劃的去了一趟，只帶一角錢乘電車即達。那是一個市鎮，與落市連着。各影片公司及攝影場去該鎮很遠，我們同行的人都不會深入。我自己到該鎮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免費去看過滑稽廣播，有明星表演，我的掌聲也許你在中國聽過。

Parker 及 Duysen 的自來水筆，以及瑞士的手錶不易買到，但極極貴。這兩種自來水筆，連同鉛筆，需美金七十八元餘；有一個同來的中國人，買一只洋金 L. L. Hand 手錶，連同金錶帶，費美金二百七十餘元。最貴的錶要千元以上。

珍貴的友情

領准

貴社本年四月十日重函為發起訂刊勞軍運動徵求一千社友十萬定戶等由檢附辦法一份准此查本校初中部現有公費生四百二十五名擬各訂購中央週刊半年每期計四百二十五份彙送前方將士以資慰勞茲附上該生等名冊一份至於訂刊費五萬一千元已由青木關中國農民銀行匯上相應函請貴社辦理為荷

中央週刊社

此致

附本校初中部學生訂購名冊一份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附屬中學啓

五月三日

敬啟者本校前准

貴社本年四月十日重函為發起訂刊勞軍運動徵求定戶等由檢附辦法一份准此查本校初中部學生四百二十五名計訂中央週刊半年計四百二十五份彙將刊費五萬一千元由青木關中國農民銀行匯上在案茲因本校師範部學生三百八十一名亦願訂中央週刊半年計三百八十一份彙作彙費之刊費四萬五千七百二十元又本校教職員共訂一百份計刊費一萬二千元均隨交中國農民銀行匯上先後共訂週刊半年九萬零六份計刊費拾萬零捌千柒百二拾元併祈賜予彙計刊費一處以免混淆又本校從軍學生五十八名均在劉榮康處彙發寄刊物時懇特包五十八份寄交本校從軍學生張宗頌收轉為感

中央週刊社

此致

附本校師範部學生訂購中央週刊半年名冊一份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附屬中學啓

五月十一日

肺癆吐血
沈炎南
內科
地址：重慶觀音若臨華街十七號

診所分所
門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地址：林森路三牌坊三〇八號
門診：下午三時至五時
出診：下午一時至三時須先於門診時預約

中國聯合
晶糖
煉糖公司

廠：內江三元井
重慶辦事處：民國路特二十三號
成都辦事處：春熙路北段十六號

四大名烟
三六
火炬
花月
華福
華公
福司
棧出
菸品

中央周刊定價表

紙別	訂閱辦法	半年定價	全年定價
士	單訂一份	三〇〇元	六〇〇元
紙	集訂廿份以上	二一〇元	四二〇元
熟	單訂一份	六〇〇元	一、二〇〇元
紙	集訂廿份以上	四二〇元	八四〇元

一、郵費：每期計四角，郵費六元，郵費十元
二、優待：凡學生軍人黨員及貧苦戶（須註明原訂單字號）續定八折優待
三、集訂：以大包寄遞為限，集訂時請指定收件人
四、訂費：對寄票，向總社訂閱者，並請指定郵費寄局，付郵費，不通過郵局，定郵費，代付其他郵費，則九折計費。
五、中區：讀者代付郵費，則九折計費。
六、本社設有函購部，專為讀者辦理函購、代寄、分銷等事。
總社：渝中一支路四十九號
分社：(一)昆明分社：昆明青年街一六九號
(二)恩施分社：湖北恩施西後街一號
發行處：(一)安康發行處：陝西安康文德街一號
(二)重慶發行處：重慶市中區化龍橋中街一號
(三)西安發行處：西安北大街一三六號
(四)西昌發行處：西康西昌中山路一三三號
(五)貴陽發行處：貴州貴州日新街一號
(六)成都發行處：成都中西書局